

陈
明
著

1975年5月，我们结束了五年的革命斗争生活，下放山西长治太行山下漳县村落户。临上车才告诉我，丁玲已经先走了。

我一到漳县，她从住房走出来。我一看她老了。她头一句话是含着笑说的：“哎呀，这个地方好。”我说：“两个人在一起就好。”

从67年开始，我们在农场就很少见面，

除了春节，见面不到几次。



我说丁玲

Wo Shuo DingLing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说丁玲

陈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说丁玲/陈明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4.9

ISBN 7-5404-3349-3

I. 我... II. 陈... III. ①丁玲(1904~1986)—
生平事迹②丁玲(1904~1986)—文学研究
IV. K825.6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5140 号

我 说 丁 玲

陈 明 著

责任编辑: 罗尉宜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 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印刷

*

200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0千字 印数: 1000

ISBN 7-5404-3349-3
I·2106 定价: 1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序

王中忱

陈明先生把近年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嘱我在书前写几句，我既不能违命，又惶恐不敢应，最后我说，我只能写一篇读后的感想。

我以为，读陈明先生的书，是不能就文章论文章的。他是一个行胜于言的典型，并不特别注重用文章表达自己，读他的书，首先应该了解他这个人，只有结合他的人生历程，才能读出他的文字的意义和分量。

陈明先生一九一七年出生于江西，少年时代感知民族的忧患，即表现出勇于承担的精神。一九三五年，他作为上海麦伦中学的学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成为上海中学联的骨干人物。一九三七年，他放弃上海商学院的学业，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任宣传股长，奔赴抗日前线。那时，他刚刚二十岁。陈明属于在革命和战争的烽火中度过青春岁月的那一代人，他的人生经历，无疑有很多传奇，但他很少谈论自己。为宣传鼓动，他可以登台演出，扮演主角，但在现实的生活中，他却甘心做集体中的一员，默默无闻地工作。我们只能从关于他所在集体的文字，如记录西战团战地生活的《一年》等书籍里，看到他的生活片段和剪影。他热情、机警，忠于信仰，性格坚强，有文艺才能，更擅长组织筹划，律己

严格，待人宽厚。他具备一个理想的革命者所应有的优点。一九五七年丁玲冤案牵连到陈明，据说，最让批判者痛恨的，就是找不到陈明的缺点。

比起陈明的革命经历，他和丁玲的爱情故事更广为人知。一九三七年他们相识于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抗日烽火中产生了爱情，但年龄和经历的距离使他们一直审慎地对待这份感情，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他们才在延安结婚，那年，陈明二十五岁，丁玲三十八岁。即使在革命圣地，他们的结合也不被很多人理解，很少有人相信他们能白头偕老。随后的几十年，他们的人生道路充满坎坷，但岁月风雨考验和见证了他们爱情的纯洁和忠贞。二〇〇四年一月，香港的凤凰卫视电视台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时，标题写为“丁玲和陈明的风雨恋”，可谓准确而又恰当。

从一九三七年相识，到一九八六年丁玲去世，陈明和丁玲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一九五七年以前，他们各有各的工作岗位，生活有聚有离，一九五七年以后，他们开始真正相伴相随。如众所知，那是丁玲被当作反党集团头目批判的日子，陈明被要求和丁玲划清界限，他却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帮助丁玲写申诉材料。陈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丁玲晚年写作的回忆录《风雪人间》记述到陈明被开除党籍那天的情景：“一个从来不流泪的人，忽然流泪了，而且，泪水是那样止不住地涌出来。我无法安慰他，只能陪着他哭，我懂得他，为他的那颗心而哭”。对于少年时代投身革命的陈明来说，开除党籍给他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是当代年轻人所无法想象的，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和丁玲共同承受厄运。在陈明的逻辑里，忠实于爱情与忠实于革命并不存在矛盾，他坚信他和丁玲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好战士，他们遭受的是无

妄之灾。从一九五七年遭受批判，到一九七九年平反昭雪，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里，陈明和丁玲被下放到北大荒，被拘囿于秦城监狱，遭受了无尽的苦难，但始终矢志不渝，相濡以沫，最终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无辜和清白，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平年代的历史增添了一段忠实革命与忠贞爱情的动人佳话。

一九八六年丁玲去世的时候，陈明年近七十，十多年来，他曾几次罹病，仍抱着病弱之躯，孜孜不倦地整理、出版丁玲的著作。据我所知，曾有出版社约请陈明写自传，他也动手写了一些，但时写时辍，停辍的时间似乎比写作的时间要长，他最关心、投入精力和时间最多的，始终是丁玲著作和丁玲资料的整理。每看到媒体上某些记述丁玲的文字与他所知的情形不相符合时，他总要撰文或写信，指误补正。我曾经想过，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为数不多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公众人物，各种媒体各类人物在各自的语境、脉络中叙述她、解读她，出现各种差异，恐怕已经无可避免，作为亲属，也许应该少一点敏感为好。二〇〇四年初，陈明接受香港的凤凰卫视采访时，已经是八十七岁的老人，身体看上去还算健康，而声音仍然坚强有力，他说：只要我活着，我就要为丁玲和丁玲的作品说话。听到这段话，我的内心强烈地一震，我的眼前，闪回到一九五〇年代批判丁玲的会场，顶着巨大政治压力的陈明压抑着悲愤，认真记录那些人身攻击式的言辞，思考为丁玲辩白申冤的可能；我又仿佛看到，一九七〇年代后期的太行山脚下，在瑟瑟寒风里，陈明搭上村里的大车，进城转车赴北京递交申诉材料。我也想到一九七九年重返文坛后，陈明为丁玲的彻底平反所做的种种努力。想到这些，我不禁感到深深的愧疚。是的，了解了这些

沧桑往事，我们还不能理解陈明对有关丁玲的叙述的特殊关切，还会把他对一些事件细节的执著看成是过度敏感么？

这本《我说丁玲》不是一本事先精心构思、周密计划的书，我敢肯定，书名也是在文章搜罗起来后确定的，却极其贴切地概括了书里的内容，反映了陈明先生的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岁月流逝，丁玲逝世已经十八年，但她仍然是陈明关心、思念、言谈和书写的中心。翻阅这本页数不算很多的书，我感到书的分量沉重。虽然我知道，在这本书里也留有陈明的身影，但我仍然觉得，应该有人去写一部关于陈明的书。

序	王中忱 (1)
---------	-----------

第一辑

三访汤原	(3)
追叙夜审丁玲	(22)
记入狱	(29)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九年有关丁玲的重要记事	(35)
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 ——关于丁玲复出后四篇文章的琐记	(45)
澄清几件事 ——关于刘祖春同志《忧伤的遐思》涉及丁玲的几段文字	(57)
永恒的怀念和感激 ——记王震将军对丁玲的爱护和关怀	(69)
丁玲在延安 ——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	(79)
一点实情	(91)
叶圣陶与丁玲 ——纪念叶老诞生一百周年	(95)
事实与传说	(100)
也说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	(107)

辩证《黄秋耘访谈录》	(116)
------------------	-------

第二辑

《丁玲散文集》校后记	(123)
------------------	-------

丁玲及其创作

——《丁玲文集》校后记	(125)
《丁玲论创作》编后记	(135)
《丁玲书简》写在前面的话	(137)
《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题记	(140)
《风雪人间》前言	(145)
《在严寒的日子里》卷首语	(148)
《丁玲延安作品集·我在霞村的时候》后记	(156)
《学生阅读经典·丁玲》序	(160)

第三辑

在丁玲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65)
-----------------------------	-------

忆丁玲

——在湖南教育学院的报告	(168)
在丁玲塑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181)
在胡风同志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185)
在丁玲纪念馆开馆仪式上的讲话	(188)
在巍巍同志创作历程研讨会上的发言	(192)

附 录

与陈明谈周扬	李 辉(197)
--------------	----------

访陈明

——毛泽东对丁玲说：几十年看一个人

.....	张素华 边彦军 吴晓梅(205)
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	
——陈明访谈录	闻 亮(227)
是谁整丁玲	
——陈明访谈	邢小群(237)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文艺老人访谈	张军锋(254)

第 一 辑

一 访

失 踪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天还没有亮，我为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所惊醒。我习惯地碰碰睡在身旁的丁玲，轻声道：“又来人了！”她还没有恢复日来的疲劳，来不及说一句“什么”，便弹簧似地一跳坐起来了。两个戴红袖章的人莽撞地拉开了中间屋子的门，又拉开了我们这间卧室的门，立在炕头，连声嚷道：“起来！起来！”

我拉了一下电灯开关，微弱的黄色的十五支光的灯光映照着这间不到八平方米的小屋。我也掀开被子，穿衣起来。

他们连声催着丁玲：“快，快穿！”她没做声，她镇静而迅速地穿衣。一转眼他们便簇拥着她，旋风似地离开了小屋。

我披着棉袄。追到门外，只有满天星斗悬在寒冷的夜空，残月透着微红的凄惨的光浮在西边的地平线上，我像落在一个毛玻璃似的世界里，在淡淡的雾似的光亮中望着寂静的四方，看不到一个人，听不到一点声响。我跑到街头，零落的几盏街灯，孤寂地闪着几点淡黄的光。右边是到医院去的大道，左边是到 B 派造反指挥部去的路，都不见她的踪影，我张皇地往回走，忽然脚底踩着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我



“文革”期间，丁玲与陈明在这间茅屋里住了三年，但这却是风雪中温暖的家。

伸手拾了起来，原来是她的那块包头用的蓝色线头巾。我又惊又喜地紧捏着它。早晨特别冷，她是在慌乱中遗失的还是有意丢在这里的？我茫然望着路的两头：丁玲啊，他们把你带到哪里去了？我一定要找到你！

当我穿好棉衣，再次走上街头的时候，天已经明了。下夜班、上早班的人，都穿得厚厚实实，原来天气已经很冷了。丁玲只穿了一件薄棉袄，一件旧皮背心，大衣还留在家里。她到底给抓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我必须到 B 派的指挥部问个明白。

我走到原基建队红楼外面的操场上，四五个戴袖标的年

轻人抱着一个篮球，从楼房的大门窜出来。他们看见我便吼道：“你来干什么？快走开！”我说：“我要找指挥部的负责人。”“找他干什么？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你捣什么乱！”说着有几个便捏着拳头向我奔来，嚷道：“打！摘帽右派，不是好东西！”其中一个跨近我的身边，两个拳头在我面前一晃：“快走，小心砸断你狗腿！”边说边对我使着眼色。看来指挥部我是进不去了，只好退了回来。

我转到农场的公安分局。原来这时的公安分局属农场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我把情况向他们讲了，问他们是否知道丁玲的下落。他们猜测道：“可能抓到生产队去了？也许还在总部。”他们既不知道，又无法管，更不会替我打听，我只得离开了他们。

太阳照射在雪后被踩得乱七八糟的大路上，路边残雪中积有许多落叶和大字报的碎块。文化宫前面的广场，从前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松枝柏叶，长年翠绿，职工、老人、小孩都喜欢在这里碰面、晒太阳，休息，谈天。现在这里是一片灰色的积雪，露出一些碎砖乱瓦土疙瘩。我踟蹰在这里，苦苦思念着突然被劫走了的亲人。

忽然，一个亲切的声音在我耳旁响道：“老陈！到哪儿去？”原来是梁东，他是文化宫的工人，我们一向相处很好。“文化大革命”以后，一年来见面很少了。旧友重逢，我也很高兴，忙说：“许久不见了，工作怎么样？”他把自行车推到我面前，亲切地问道：“老丁怎么样？”

“她，唉！她被揪走了，不知揪到哪里去了，我正在找她。”

他用惊愕的眼光望着我，忙问：“是哪一边人揪的？”

我猛地想起，他是 B 派的一个小头儿。我高兴地直率

地说道：“是你们的人！我刚到你们指挥部去问，没有让我进门。”

梁东一点不迟疑，爽快地道：“没有关系，坐上我的车，我带你去。老丁是死老虎，六十多岁了，老揪她干什么！”

我心里像打开了一扇窗子，阳光照进了心房，立刻感到一股温暖。老梁同志，你真好啊！

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边，他把我带到了基建大队的楼房，老梁径直把我带进指挥部的办公室，里边的几个人我都认识，他们迎出门外，把我拦在过道里。我开门见山把今早的事说了一遍，请他们告诉我丁玲的下落。谁知他们也推说不知道。还说：“中国地方这么大，一个大右派，她有本事飞出国去？”

我望望梁东，气怏怏地往外走。在楼梯口我遇见了原在场部党委会工作的周泉， he 现在是 B 派的一个负责人。我有点忧郁地望着他，心里满是失望、气愤。周泉没有任何表情地和我一起下楼，一直走到大门口，分路时他小声对我说道：“老丁可能是到汤原去了。”

“啊？”我站住了，急切问道，“真的，到汤原去了？”

“大概是的。汤原农场来人揪她的。”

我抬头望望太阳，想到衣服上钉着一大块白布招牌的季玲，一路上可能发生的情景，我大声说：“我要到汤原去。”周泉仍是小声说道：“去看看也好，她岁数那么大了。”

我什么话也顾不得说，大步离开了他。我要赶搭去鹤岗的班车，从那里搭火车到佳木斯再转车去汤原。谁知道这一路会怎么样呢？

离 乱

下午，我搭上了从萝北去鹤岗的汽车。东北冬天黑得早，三点多便黑下来了。我挤在后边，心里想着真的丁玲是到汤原了吗。要真是就好了。从一九五八年夏天，我们在汤原农场六年多，她一直在畜牧队工作，在群众中得到好评，交得有知心朋友。可是现在呢……我突然想起近年来她在宝泉岭农场历次受批挨斗的情景：她曾被打得头破血流，被踢伤腰骨，半个多月下不了炕；她曾被从台上推到台下，摔在地上，脚背肿得好高，找不到药，托熟人到兽医院才弄到一点药敷治……这些她都无言地忍受了。我每次问她，她总是淡淡地说没有什么。邻居见她这样受折磨，都同情她说：“唉，过这种日子倒不如死了好。”可是她反倒宽慰人家道：“怎么能死呢？再苦也得熬过去啊。”她一向是很重感情的人，有时很脆弱，受一点委屈就想得很多，但这时我更看出她的倔强。十年来她总是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下愉快地工作。她的一颗心总是放在一些人不屑于一干的事情上，那样神圣地孜孜不倦地喂鸡，当扫盲教员，做家属工作，同她一块的人都爱她，把她看成自己人，谁也没有想到她是一个作家，是一个曾经享有荣誉的作家。近一年多来，我们的日子有一天是平静的。哪一夜不提心吊胆等着虎狼似的来抄家，抄一群？可是她在这种时候，却特别显得超脱。她对那些打她的年轻人从不怨恨，她总对我说：“不能怨他们，他们也是受害者，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她对那些曾用各种方法保护过她的人，念念不忘，总是高兴地说：“世界上好人还是多数！”在巨浪没顶的时候，在激流冲卷，随时可以把她卷走的时候，她对世界保持乐观，对人类抱有信心，她